



# 一把手是关键



热点关注

在一个领导班子中,一把手是领头人,是当家人,是核心和灵魂。一把手的素质,决定着领导班子的水平和实力,也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。

俗话讲:强将手下无弱兵;将帅无能,累死千军。拿破仑则说过:一只狮子带领一群绵羊的队伍,可以打败一只绵羊带领一群狮子的队伍。

一把手就像是一台戏里的主角。一场精彩好戏,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主角。如果主角不给力,再好的剧本也会演砸,配角和跑龙套的再卖力,也不会演出好戏来。同样,在一个领导班子中,如果一把手思路不对、能力不强、人品不端,其他领导成员再好,也会是一个软班子、散班子、烂班子。

在社会中,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现象:

一个地方,由于一把手选得好,事业蒸蒸日上,面貌日新月异,原来的落后单位变成了先进单位,原来的烂摊子转化为好局面;相反,一把手选错了,结果是工作停顿,事业滑坡,先进变成落后,好局面变成了烂摊子。

一个地方,如果副职发生问题,相对容易补救,而如果一把手出了大错,则会伤筋动骨,大伤元气,长时间难以恢复过来。因此,选配一把手,必须以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,慎之又慎,好中选优,决不能迁就照顾,滥竽充数。上级领导机关对一个地方最大的关心和支持,莫过于选好配强一把手。

领导者有将才与帅才之分。善于领兵者谓之将才,善于将将者谓之帅才。帅才精于思辨,将才精于执

行;帅才长于战略决策,将才长于战术运用;帅才善于运筹帷幄,将才善于冲锋陷阵;帅才勇于创业开拓,将才擅长规范守成;帅才应有高度的号召力和影响力,而将才应有高超的业务本领。将才与帅才是两种不同的领导才能,有些领导者兼具这两种才能,有些领导者则不然。一个优秀的副职未必是一个合格的一把手,而一把手必须是一个帅才。

优秀的一把手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?

优秀的一把手应当有理想、有信念、有主见、有稳定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念,在复杂情况下,能够凭借自己的坚定信念和价值判断,独立地进行思考和选择,不会盲目地跟风、跟人,把整个队伍带入误区。那种缺乏信念、随风摇摆、见风使舵的人决不能担当一把手。

卓有成效的一把手应当具有敏锐的头脑和超前的思维,善于审时度势,在机遇到来时敢于抢占先机,果断决策,最大限度地发挥机遇效应。那种头脑迟钝、胆小怕事,关键时刻优柔寡断的人,不可能成为合格的一把手。

英明的一把手从来不是大权独揽、包打天下,而是善于分工授权,充分发挥领导团队的集体智慧和整体优势。一把手知人善任的能力,首先表现在把每一位副职安排好、使用好,让他们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。一把手不能像一个“管家婆”,整天唠叨叨叨、婆婆妈妈,大事小事都过问。更不能像一只巨大的陀螺,在别人的场地上疯狂地旋转,弄得别人只能靠边站。一把手的职责就是想全局、抓大事、出主意、用干部。凡是副职想得到、

办得成的事,不必乱插手,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干,自己应当去做那些副职想不到或办不成的事,把主要精力用在方向性、全局性、战略性的问题上。

贤者在位,能者在职。一把手不一定是最聪明、最能干的人,但应当是最公道、最包容、最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人。宽宏大量、厚德包容应当是一把手必备的品格。一把手切忌心胸狭隘、记恨记仇,否则要么跟别人过不去,要么跟自己过不去。一把手应有的风格就是让名、让利、让权,容人、容异、容错。那种小肚鸡肠、斤斤计较的人,都干不成大事业,成不了大气候。

领导的学问就是处理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的学问。一把手的智慧在于能够理顺和平衡各种关系,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。一个领导团队如同是一个圆,一把手处在圆心的位置上,应当与处于圆周上的每一个成员保持等距离,不能亲亲疏疏,搞小圈子。否则,就会失去公平公道,就会离心离德,失去领导团队应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

一把手是一面旗帜,是一种导向,一个单位风气的好坏,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把手决定的。风气生长的规律是上行下效,“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”,“上梁不正下梁歪,中梁不正倒下来”。正如《康熙政要》中所说:“大臣为小臣之表率,京官为外吏之观型。大法则小廉,源清则流洁,此从来不易之理。”如果一把手风清气正、严于律己,下面就不敢乱来。如果一把手不清不正、不干不净,各种歪风邪气就难以制止。一旦风气搞坏了,再好的政令法规也会大打折扣,坏人坏事就会防不胜防,

层出不穷。作为一把手必须时时警惕自己的弱点,节制自己的欲望,防止不良天性的发作,切不可放纵自己。

我国现行的领导体制可以说是一把手说了算”的体制。一个地方的党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实在太大了。从制定方针政策、调整任免干部、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纲要、编制城乡规划、进行各项体制改革,到确定重大建设项目以及财政资金的使用,以及土地、山林、矿产等公共资源的配置,几乎都要一把手点头,都是一把手说了算。

一把手想干的事未必都能干成,但一把手不同意的事肯定干不成。在这种体制下,一把手不但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,而且要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和严格的自律能力。

近年来,我国实行地方党委领导体制的改革调整,减少党委副书记的职数,实行党委常委分工负责制,其初衷是为了减少决策层次,加强集体领导,但结果却违背初衷,进一步强化了一把手的权力,弱化了制约和监督机制,使权力的配置更加不科学、不规范。在这种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下,错误决策、盲目发展、买官卖官、行贿受贿等各种消极腐败现象难以避免,即使再好的领导者也会逐步变化、异化,因为体制的弊端会把他们推向反面。

当前,政治体制和领导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,就是管住一把手,合理分权,加强制约,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。不触动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根本弊端,其他各项改革都难以深入,难以到位,即使改了也很容易复归。

# 刚上大学的我们,一边恋爱一边打工



都市爱情

## 那年高考我考砸了

整个高三,我与凌一尧都保守着这个秘密,即便两人迎面走过,也从来不打一声招呼。她总是带着浅浅的笑意,而我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激动,双拳握得指甲嵌入掌心。

那一年里,我拼命地学习着,仔细聆听每一节课程,认真解答每一份试卷,扒着眼皮一天接一天地煎熬下去。高三的历次月考统考,我的战绩呈现逐步上升趋势,名次由垫底冲向前列。甚至有一段时间,我私底下万分苦恼地犹豫不定,以后我到底该选择帝都的清华北大,还是魔都的复旦同济。

但事实证明,我想得太多了。

那一年,江苏省突然宣布采取“3+2+X”的高考制度。数学科目的考卷总分150分,而我在考场傻坐一个多小时,仅仅拿下38分,尽管其他科目都算得上高分,却已然无法逆转离本科线还少9分的结局。

我没有脸面向凌一尧宣布自己的失败。夜里十一点,凌一尧突然打电话过来:“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?”我说:“数学考砸了,没达到本科线,不好意思告诉你……”她又问:“那你不关心我的成绩?”

“当然关心!可你肯定不会考砸的,你从来就没考砸过。”她冷冷地说:“谁规定的,万一呢?”

我顿时紧张起来,问道:“你考砸了?”

“当然没有!”

无论试卷多么变态,真正的学霸都不会把它们放在眼里,所以凌一尧的数学考分飚到九十多分,直逼我的三倍。同时,她轻描淡写地超越本一线,基本可以一览众山小了。

填报志愿的那天,我远远地看见凌一尧站在花坛旁边。我一露面,她便转身离开,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,一直走上美术考生画室旁边的天台,这里人迹罕至,可以俯瞰校园一隅。

“我没达到本科线,你不用兑现约定了。”我沮丧地说。但凌一尧抿着嘴巴摇头,笑意盈盈,她说:“这一年你已经很努力了,有没有达到本科线已经不重要了呀。”

我有些迷茫,不太明白她的意思。她再对我眨巴双眼,一言不发。

我这才猛然顿悟,开心得手舞足蹈起来,若不是两人关系暂不熟络,我恨不得把她抱起来原地转几圈。凌一尧甩着小手直打我,叫我“不要发疯”——这是她的一个口头禅,每当我或者她的朋友开心得出现失态之举,她就会温和地笑着,在后面提醒“哎呀,不要发疯啦!”

2003年夏,学校画室的天台,我与凌一尧正式开始恋爱。  
我们在南京上大学

夏天过后,我拿着一所大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,和她一起踏上前往南京的大巴。

我们的学校不在同一个区,但也就半个小时的车程,平时约会不算是什么难事。尽管已经离开魔鬼般严格的高中,拥有完全独立的人身自由,但平日相处还是如履薄冰,上街时连牵手都战战兢兢的,生怕姚千岁突然出现上演一出“棒打鸳鸯”的街头戏。

大学的第一个国庆节,大乔带着女朋友跑到南京来玩,他们腻腻歪歪,卿卿我我,恬不知耻地在我和凌一尧面前秀恩爱。为了表明我们

不是菜鸟,我也壮着胆子揽住凌一尧的身体,两人别扭又紧张地走着,大乔扭头看我一眼,高声咋呼道:“哎嗨!你们干吗呢,陪护家属搀扶病人上厕所呐?”

尽管我不愿意承认,但我还是得说,那架势确实很像。

大一的课程比较少,我们上学期一直没心没肺地逛荡着,似乎以此作为对高中痛苦生活的一种变相报复。混日子对我而言就像晒太阳一样轻松惬意,但凌一尧不同,她无法原谅自己的虚度光阴,寒假时突然提出要去打工,美其名曰“勤工俭学”。

凌一尧在家是千金宝贝,在校是天之骄子,接触社会的机会并不多,她冥思苦想好几天,最终给出的方案无非是洗碗端盘发传单之类。“就这点创意?”我得意地告诉她:“你知道我爷爷干吗的么?我爷爷以前在乡下专门做爆米花的,我小时候就当他的学徒了。”

寒假之后,我把那套工具搬出来,用行李箱装着带去南京,很快在大学城的路边摆起爆米花摊位。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香气弥漫,许多路过的行人被吓了一跳,旋即又被这个从城市街头消失多年的老玩意儿吸引住目光。小孩子拍着小手欢笑起来,凌一尧也按照原计划扭扭捏捏地喊着:“爆米花……”我敢肯定,就算递给她一只扩音喇叭,她的叫卖声也不会传出五米。

“老板娘收钱。”客人们这样对她说。

凌一尧的小脸羞得通红,却又鼓着嘴巴窃笑。那天的爆米花卖得特别好,凌一尧的挎包里装满钞票和硬币,虽然面额都不大,但视觉冲

击力强大得让我们以为自己即将迈入富豪榜了。我们两人盘坐在小公园的长椅上数钱,坐地分赃,每人分了一百七十多块钱。

原本我们认为有了这个赚钱的营生,以后日子就好过了,甚至可以养活自己,但我们仅仅干了几天就被叫停了。一辆蓝白色相间的车子停在摊位前面,跳下来城管大哥,催促我们收拾东西赶紧走人。

凌一尧蹲在路边抹眼泪。

为了抚慰她受伤的心灵,我带她去看了一场午夜场电影,《大话西游》上下两部连播,只要十块钱。柜台问我们要不要爆米花,我和凌一尧傻呵呵地笑,弄得柜员一头雾水,嘀咕说我们是神经病。

兴许白天太累了,电影刚开始播,我便开始打起瞌睡,依稀听见紫霞仙子对至尊宝说:“现在我宣布,这个山头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,包括你在我内!”

夜场的观众不多,笑声也稀稀拉拉的。

电影散场。深夜的街头空荡荡的,我搂着凌一尧单薄的肩膀,尽力为她驱逐早春之夜的寒气。她情绪有些低落,走着走着,突然说:“吕钦扬,如果哪天我们想要分开了,就想一想曾经一起在街头卖爆米花的日子,好吗?”

当时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皮,听在耳中却没有放在心里,以为她还在惦记白天遭到驱逐的事情,只是敷衍着应了一下。多年以后,我在街头再次见到几乎绝迹的老式爆米花机,陡然想起凌一尧对我说的那句话,思维出现片刻的停滞。

也许这就是爱情。

原先太敏感,后来太健忘。